

雪舞流年

□戚思翠

打开窗的一瞬间，我站立在六楼的高度往下看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洁白了整个新城。雪，仍在下，风拂过，白色的精灵在树丫间翩翩起舞。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，宛若纯白的珊瑚枝，晶莹剔透，美丽动人。大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之意境。

目睹此景，想起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，太傅谢安在下雪天与侄儿讲论文义。望着窗外满天飞雪，谢公欣然问道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侄子谢朗言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侄女谢道韫说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谢公大悦。那是旧时代贵族人家的闲适生活，儒雅风趣。

天色茫茫，乱云低垂，雪漫长空。一城雪落，温柔如絮，轻灵如蝶，看似无声却有声。它是纳兰笔下的思乡情——“风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”它是李世民的“冻云霄遍岭，素雪晓凝华”的感叹，它更是王旭“梅花散彩向空山，雪花随意穿帘幕”之雅兴。它跳跃在文人墨客的诗行里，寥寥数语，令人振奋。

喜欢在这样的雪天套上红色外衣，静静漫步于公园湖畔。杨柳依依，漫天冷冽，漫宇琼瑶。晶莹的雪花，像飘落的梨花瓣，似旋舞的白蝴蝶，飘逸洒脱，冰清玉洁。洁白婀

娜的舞姿宛如天山顶上盛放的雪莲，摇曳生辉，丰盈柔美，泛着银色的光。好久没见过这样大的雪了，儿时的大雪已然成为记忆里一曲缥缈的歌。儿时的我，曾经在大雪的吟唱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滚雪球，抑或支起大筛远远地扯着根绳子捕麻雀……那些日子，亦成遥远的童话。

雪是上苍的恩赐，睁大双眼，飘逸如花，漫天诗情，忍不住张开双臂拥抱雪花，让小小的清纯与洁白亲吻我的肌肤，它轻柔地融化凝聚成一滴温润的雨露，绽开了她那天使般的微笑。我静静地倾听着遥远而逼近的天籁般的生息，它

飘飘，婉约静美，优雅成一幅翩翩欲仙的极致风景，醉人心田。那一抹生命中最纯净的洁白，绚烂了最初的纯真。把这颗露珠藏在最温暖的心怀，把这份清澈安放在相遇的路口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总有一段美丽的相遇，就如这场雪的圣洁无瑕，映射出一幅澄净心灵的画卷。

雪是上苍的恩赐，睁大双眼，飘逸如花，漫天诗情，忍不住张开双臂拥抱雪花，让小小的清纯与洁白亲吻我的肌肤，它轻柔地融化凝聚成一滴温润的雨露，绽开了她那天使般的微笑。我静静地倾听着遥远而逼近的天籁般的生息，它

那洁白的温润与执著，绚烂了一个季节的落英，在大地上海行，就这么任性地一枝独放，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颠覆了春暖花开的自然规律。“雪虐风号愈凛然，花中气节最高显。”这就是腊梅的风骨，雪舞流年，千古不变。

落雪无声，一路欢歌，一路清愁，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笃定一场天长地久的传说。蓦回首，幽静喜欢，细数流年，亦有感慨与激动，像一缕清风，不经意间叩击心灵，吹响透明的诚心。轻掠记忆，感念流年岁月，笑看生命中偷美的瞬间，于紫陌红尘，便拥有一份优雅与沉静。

年味

□于小燕

年的味道。

阳光都变得不一样了，你看，房子里是不是比平时亮了许多，平时就没有今天这么亮，这是春光啊！春天来到了！

以前我们在农村老家，现在这时候，正在贴对联贴门神。门前的梨树上挂满了小彩灯，枝条上正在孕育着花苞。

你现在觉得过年没意思，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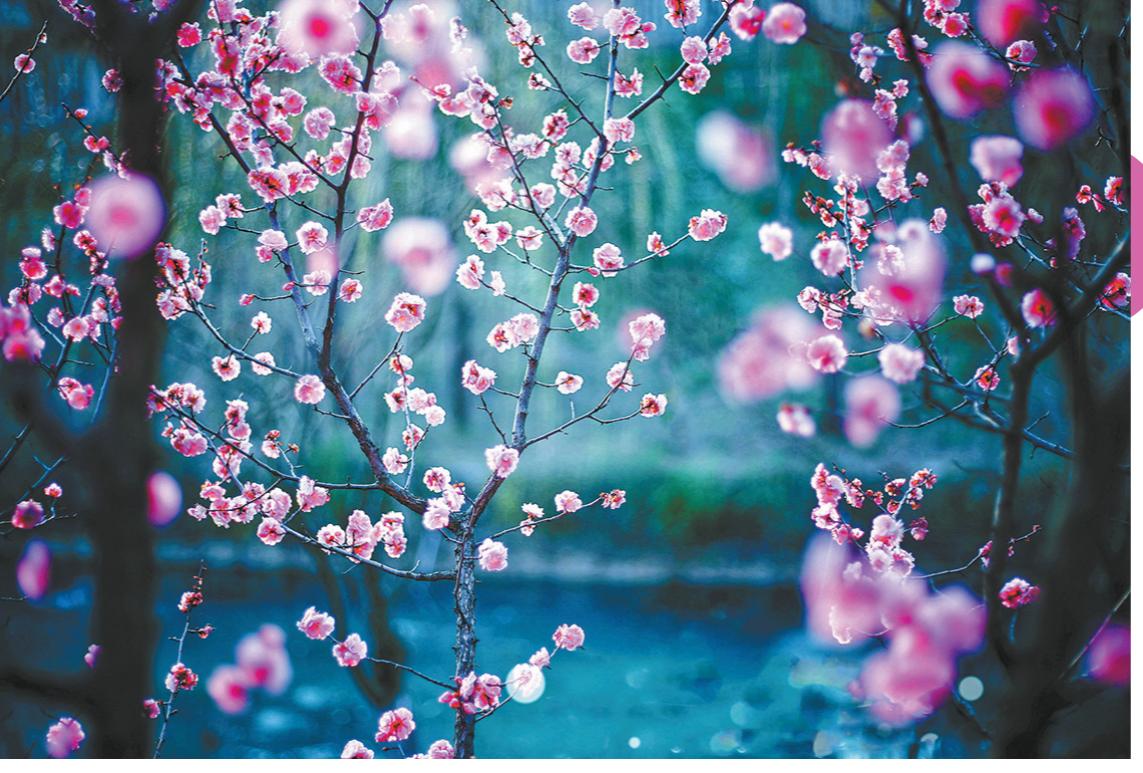
妈妈小时候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时的孩子都特别喜欢过年，恨不能天天过年，常常问大人：“什么时候过年？”“为什么不能经常过年？”一近腊月，孩子们都变得很兴奋。尤其是进入腊月，天天都扳着手指算日子，总想一纵身跳到年里去。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、吃好吃的、玩鞭炮、逛花灯、看社火。每次吃过的糖纸都要保存下来，舍不得扔掉。一来做个纪念，二来可以四处炫耀：看我这糖纸多好看，多漂亮！

现在物质丰盈，过年能得到的东西，平时都能得到。家家户户的日子，都过得比以前过年还要好上几十倍。想要什么，随时可以买到。手机、电脑、电视，想看有什么。日子过得蜜里调油，锦上添花，天天都跟过年一样，应该说是年味更浓了。

不大量置办年货了，是因为现在物质丰富，购物方便，而且吃得不多。

不放烟花爆竹，是为了大家活得更安全、更幸福、过个好年。

撒眼看，四处花团锦簇、人寿年丰，满满的都是年味呢！



春梅

□汤青 摄影

独对春天 记录一朵花的心事 (外一首)

卫城

终于踏进这青石古城
倾听，你千年的心跳
曾经冰河铁马孤城独守
为谁秉持那一份执著
曾经执锐披金气吞八荒
慷慨战歌难掩内心的寂寥
又是万里春风绿染河山
是否那份牵念又在心中升腾？
万仞高城之上
你冷峻的目光扫过群山
扫过旌旗猎猎
扫过岁月无尽柔肠
我听闻，你始终守着这座城
与它一起，矗立成了永恒

□夏杨

微风中悄然绽放
为谁修持这美丽
翠色上颤动的清露
摇曳着，内心的憧憬
最美的季节中
希望与你在一起

王朝云与李娃(二)

□刘明霞

就像梦幻泡影，又像露水和闪电，一瞬即逝，不必太在意。”这番话并不只是她皈依佛门后悟出的禅道，其中寓藏着她对苏东坡无尽的关切和牵挂。

东坡尊重朝云的遗愿，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栖霞寺的松林里，亲笔为她写下《墓志铭》：

浮屠是瞻，伽蓝是依。

如汝宿心，唯佛是归。

王朝云墓前有石雕墙，上镶三通石刻：“王朝云墓志铭”，苏轼撰文，伊秉绶书刻。“舟过六如亭”线雕，清初著名画家石涛绘。王朝云墓后有“东坡纪念馆”。

将近五十年后，宋高宗在圣旨中说道：“岳飞、张宪家业籍没入官，家属分送广南，福建路州军拘管，月具存亡闻奏。”没收岳飞和张宪的家产，将岳飞的家属流放广南，将张宪的家属流放福建，交给地方官严加约束看管，每个月都要向朝廷报告他们的动向和存亡。

被没收了家产的岳飞之妻李娃，携家带口流放惠州时。生活之难，自不必说。南宋短篇小说集《夷坚志》里有一段记载，说岳霖和岳震抵达惠州，在惠州军官兵马都监的办公室后面搭了几间最简陋的土坯房，兄弟二人共住一间，各睡一张单人床，平常吃饭、买菜、上厕所，都要向兵马都监打报告，经过批准才可以出门，小说归小说，多少会有点依据，符合情理吧。

惠州民间有传，李娃发配惠州时，脸上被刺上“惠州牢房”几个字，她只好带面花来遮丑，有时面花跌落露出丑态，故惠州有“跌面花”俗语，出丑之意，李娃炸糖环炸成油条就说“油炸鬼”与“桧”谐音以泄愤。惠州人崇敬岳飞，痛恨奸臣秦桧，“油炸桧”人尽皆知，代代流传。因为当年有东坡朝云故事的流传，惠州百姓对贬官有正确认识。惠州人租田地给他们种，

送孩子去岳雷那儿上学，各种照顾，让岳氏一脉在惠州男婚女嫁，得以繁衍生息、开枝散叶。惠州老百姓的包容，窥斑见豹。

之前李娃给在狱中的岳飞送饭探望时，岳飞曾经对她说“把儿女养大，为国尽忠”。李娃含泪答应了。在惠州，李娃背负罪名，呕心沥血养育几个孩子，有一份对于岳飞的深深爱意。这爱意不仅表现在她对孩子们培养教育，还渗透在她对他们成人成材、延续岳飞精神的热烈希冀里。

她的处境不容她为孩子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，但她宽厚的心怀却无处不在。

我们从这位女人身上所获得的，竟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生命激情。

李娃居惠二十年，除留下两个民间故事外，“岳雷惠州课蒙童”更能突出她教子有方、传承岳飞精神的大略。也是岳母在岳飞背上刺字“尽忠报国”的传承，及岳氏家族对惠州宋代文化教育的贡献。

《岳飞正传》第55回专门提到“岳霖漳州抄佛经，岳雷惠州授蒙童”的相关情况。岳雷拘管惠州期间，曾租了几亩地，起早贪黑，种粮收谷，勉强度日。后来又租了间屋，开了间私塾，招收儿童识文断字，成为塾师。当地识字的人不多，求学的儿童不少，岳雷的生活渐渐脱离了窘境。(何志成老师认为，这里厘正一下：“岳霖漳州写佛经，岳雷惠州课蒙童”两句，岳霖和岳雷所在地要调换过来，即“岳雷漳州写佛经，岳霖惠州课蒙童”。目前作者还无法考证。)

其实当时，惠州有许多书院。宋代惠州书院的兴起，起始于北宋仁宗时期，真正兴盛却在南宋时期。以仁宗朝为代表的北宋是继隋唐初开惠州文运之后蓄势待发阶段；真正形成惠州历史上第一次办学高潮、又最能体

现宋代惠州文化教育水平的，是南宋时期蓬勃兴起的书院讲学，这对惠州文化教育的影响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。

近日收到何志成老师发来的微信，他分析，与李娃、岳雷拘管惠州同时，南宋注经大师陈鹏飞亦被谪来惠州，居舍人巷(今都市巷)，亦在那里“课蒙童”。岳雷与陈鹏飞失之交臂，原因是岳雷与母亲罪重，前期被拘管在军州牢房，没有行动自由；而陈鹏飞罪较轻，安置居舍人巷。但待岳氏解除拘管移居舍人巷时，陈鹏飞已病逝了。由此推论，岳雷惠州课蒙童之举，有可能是继承了南宋注经大师陈鹏飞的事业，进一步丰富惠州古代文化教育内涵。(此处何老师指岳雷应为岳霖，有待考证。)

无疑，王朝云和李娃，都是古代女性完美形象般的存在。从“独尊儒术”的汉代到程朱理学的宋代，儒家的道德伦理为古代女性的行为、言语等方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审美范式。在家庭中，女子的位置非常重要，她们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家庭，甚至用自己微薄的能力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小小的推波助澜。

朝云死都是“侍妾”，她却无怨无悔。在东坡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中，朝云一直陪伴在苏东坡身旁，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。有了朝云，苏轼的洒脱和无拘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李娃更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。

李娃在惠州整整生活20年后，宋孝宗继位，为岳飞冤案平反，朝廷将岳飞父子遗体隆重改葬于杭州栖霞岭下。白发苍苍的李娃终于接到一道特赦令。此时，岳雷已含恨去世，留下四子二女，由岳云之妻巩氏照管。岳家儿孙大部分幸存下来了，儿子岳霖、岳

震、岳靄(已由孝宗改名岳霆)和孙儿岳甫、岳申等，还有安娘的丈夫，后来都补授了官职。

功不可没的李娃，结束了流放生涯，被孝宗封为正德夫人，又过上了十几年富足稳定的生活，孝宗淳熙二年(1175年)病逝，享年75岁。李娃是个非常孝顺的人，死前留下遗嘱，要和岳飞的母亲葬在一起。

她的付出，保存了岳氏一门血脉，不仅开枝散叶生生不息，还将岳飞精神、岳氏家风传递下去。子孙能写史书传世，亦能上阵杀敌，以岳飞之名，行忠义之事。岳飞去世之时，岳霖还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，岳珂更是从未与岳飞相见，却用尽一生维护岳飞的名誉。岳霖的二儿子岳珂，完成了《鄂国金佗粹编》与《续编》，完成了父亲遗愿。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岳钟琪，在康熙十五年之时，毅然辞去自己的文职工作，丢下妻子父母，跟着军队四处征战。战功赫赫，也是一位征战四方的名将。朝代更迭，时代变迁。将门世家的血性也不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消失。

惠州这块土地的含义，便不单是一个地名，她还是可以信赖、可以依靠的象征。她每每使人想到泽人的水城，奔流不息的东江、秀美的西湖，充满着一种人间古老的永不衰竭的魅力。

她们的故事，从历史深处涌来……这些女人的坚守和毅力、坚强，让人想起一个拥有民间情意和通俗色彩的称谓——流放惠州的女人。

流放惠州的女人，以其智慧、才情，以及对家庭的爱心，助东坡风范和岳飞精魂蜡照千秋、代代传扬，与惠州崇文厚德的精神相吻合。她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以言说的母性光辉和人格力量，是她们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。

有花零落

□张正

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，埋头看书。是非常专注地看，头也不抬。连朝向窗口的那只耳朵，都被我堵上了海绵隔音耳塞。我怕窗外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制造的嘈杂干扰了我，分我的神。离春节还有一天，外面很热闹，小区门口有进进出出的人，马路上更是人来人往。

正是这个时候，我的左侧，窗台的那个方向，隐隐约约，一个小小的影子，在我视野的余光中，无声地滑落。那是我曾经的无数次，我在室内安静地读书，有一两只麻雀，大胆地飞落在玻璃窗外，瞪着一双绿豆般的小眼睛，好奇地向里面张望，禁不住发出惊讶的叽叽喳喳声。这一次，没有麻雀。飘落的，倒像是只轻盈的蝴蝶，无声无息，栖落在某一片花瓣或某一根草尖上。蝴蝶是个舞者，而不是个歌唱家，更不是像麻雀那样的“话痨”。我在室内。这是冬天，怎么会有蝴蝶翩翩飞呢？

那种善于钻营的巧克力色的满身盔甲的铜壳螂，也不可能。我在乡村学校教书时，夜晚读书，它们总有办法溜进屋与我亲近，突破纱窗的阻挡，挤过门缝的狭窄，有时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进屋的。啪的一声，重重地落在我的书桌上，还不老实，时飞时落，“呼——呼——”，弄出不小的响声，胆子最肥时，落在我的书页上，沙沙地爬动，像在一个一个地指点我认字。我不得不一次次地用小纸片裹上它们，遣送它们去该去的地方。那是许多年前的事，是炎炎夏日才有的景象。现在，飘落的，是什么？

我很难得地扭头，看向书桌左侧的一角。那里，多了一朵比一元硬币略大的小花。红艳艳的，看似单薄，没有绽放的玫瑰花那么饱满、丰厚，却也是重瓣的，有三五层；花心看不清花蕊，有一点点深色；花柄也是一样的玫瑰红。是窗台上那盆开得正好的玫瑰海棠零落了其中的一朵。花朵从植株顶端滑落的那一刻，尽管轻盈，如蝴蝶般轻盈，我相信，它还是会发出一点声音的。与叶片摩擦的那一瞬，与桌面接触的那一瞬，欸——它都轻轻地发出了点声响。可是，我的耳朵堵上了耳塞，我只是用眼睛的余光捕捉了它，感受到了它的行踪。那么，一朵花零落，到底是发出声音好，还是无声更有意境呢？

这朵玫瑰海棠，是冬至后没两天，妻子买回来放在这个窗台上的。她听说它的花期较长。她喜欢它的花朵，红艳得热烈，十分喜庆。她指望它红红火火到春节呢。就这样，每天，我读书或写作的时候，它与我最多只有咫尺之遥。但我从未专门转过脸去，多看它一眼。我似乎冷漠了它，辜负了一场花事。

这一刻，它主动扑向我。如同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女子，心里憋屈了好久好久，终于忍不住，哇的一声，爱恨交加，投入我的怀抱，头埋在我的胸口，用无力的粉拳，一下一下地捶打我。我也不能不伸出手抚慰一下它了。至少，为她拭去脸颊的泪水，抚弄弄弄她柔顺的长发。

我轻轻地，把它拈到正在看的书页上，素白的纸张，密密麻麻的一行一行的黑色小字，红彤彤的玫瑰海棠，我发现，这是一幅惊艳绝美的静态图画。可惜，那花，终究是离开植株了，不再有生命。这是一朵殉情的花吗？它为什么要以死为代价，来完成这一次无谓的香消玉殒的壮举呢？是情至深处，还是为情所困？是恰到好处，还是命运使然？

我看那盆里的花，一朵朵，饱嘟嘟的，鲜润润的，没有丝毫的憔悴之色，包括落下的这一小朵，反而那些看似宽大肥硕的叶，不知是在搬运、销售的过程中受了伤，还是被寒冷的天气冻的，每一个叶片，尤其边缘，或多或少都有了枯萎色，多的，大半个叶子枯黄卷曲了。红花虽好，还需绿叶扶持，这会儿，红花正好，绿叶，倒像是一个老夫少妻的虚心人。这样的伴侣，奢谈什么白头偕老。那花，落了也罢。

不久前，读到一句颇令人思索的话：生，即是死的开始；死，是另一种生。那么，一朵玫瑰海棠的零落，又是怎样的开始或新生呢？零落，告别了灿烂在植株顶端的荣耀，该需要怎样的勇气，又到底有过怎样的彷徨？它的新的追求，又是什么？

我问花，花无语。一朵花的零落，让我更加感到美好时光的珍贵，以及人在时光河流中的无奈与梦想。许久，我与花默默对视，彼此眼里，脉脉含情。